

蓮谷先生讀易索隱

蓮谷先生讀易索隱繫辭上傳

姪 洪一鵬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乾之知大始者所主者生物也坤之作成物者所主者亦生物也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乾剛而健其所知甚平易而無阻難坤柔而順其所能甚簡約而不煩擾惟順承天施而已乾之知大始者以易而知之也坤之作成物者以簡而能之也猶行五達道本於三達德

乾之知大始乾之道也坤之作成物坤之道也乾易坤簡有是德以疑是道也學者體乾坤之道當何如哉蓋仁者即天地生成萬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人能脩易簡以疑是仁之道則與天地合其德而成位乎其中矣蓋人受氣於天成形於地易簡之德亦固有也但汨於私欲而失之耳人能勝私欲而復乎仁則立心自易處事自簡而人易知易從矣

易簡二字須從大始作成來大始作成者天地生物之心也人之易簡亦須從仁字來仁即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乃心之德也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仁體事而

無不在也若只認易簡而可盡天下之理則一鄉皆稱愿
人何其易伯子不衣冠而處何其簡果可以盡天下之理
乎

夫子但說易簡而始物成物在其中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剛柔相推非指揲著求卦太衍章乃揲著求卦也此只承
聖人繫辭上說剛柔相推者卦爻剛推柔柔推剛也如復
而臨而泰而壯而夬剛推柔也如承乘比應皆剛亦剛推
柔也如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柔推剛也如承乘比應皆
柔亦柔推剛也又或陽卦及陽爻為主亦剛推柔陰卦陰

爻為主亦柔推剛生變化者生人事之千變萬化也卦爻
剛柔而有變化則人事亦當因之變化矣人事當變化者
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故聖人因之繫辭以明吉凶使人知
所趨避焉故又承言辭中所謂吉凶者人事得失之象也
辭中所謂悔吝者人事憂虞之象也人事當變化者陰陽
進退之象也卦爻剛柔者畫明夜晦之象也畫明當動作
夜晦當安靜聖人繫辭明吉凶以示人其取義大槩不越
乎此故六爻之動皆三才至極之理非惟人事雖天地之
道亦不外乎此也故又承言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序
即極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辭寓乎序也故君子於易無

時而不學無事則觀象玩辭有事則觀變玩占是惟無動
動則皆易之序而與天為一矣故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也

愚謂太極只是大中二字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極其體
不偏不倚其用無過不及以天道言之方靜而陰也未嘗
無陽為之根不偏不倚於陰也方動而陽也未嘗無陰以
藏其宅不偏倚於陽也而所以一陰一陽屈伸往來又各
中其節而不失其序此天道之太極也以地道言之方闢
而剛也而柔未嘗不在不偏倚於剛方翕而柔也而剛未
嘗或無不偏倚於柔而其一翕一闢順承天施而各適其

時是地道之太極也以人道言之仁以惠愛而義之裁正者固存不偏倚於仁也義以裁正而仁之惠愛者不失不偏倚於義也而一仁一義喜怒哀辱愛憎取舍因時順理隨物賦形而各當其可是人道之太極也蓋太極有分有合合者體之存在天地則大德之敦化在人則天下之大本也分者用之發在天地則小德之川流在人則天下之達道也故合則統體一太極而張子所謂一故神分則一物一太極而張子所謂兩故化推之濂溪大極之圖通書之說雖言有詳畧意則一揆學者玩之

三極之道言又辭皆三十 極之理不必以極為太極此

極字即後序字也

愚按此章是說文周繫辭以前民用之意吉凶悔吝變化剛柔六爻之動皆繫辭中見成有者夫子因推其義以為凡卦爻詞所謂吉凶者人事得失之象也所謂悔吝者人事憂虞之象也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者陰陽進退之象也剛柔有善惡者晝夜之象也晝乃陽明用事故陽剛者多善宜動作夜乃陰暗用事故陰柔者多惡宜安靜凡此卦爻所繫之辭皆然然六爻寓三才周公因六爻之變動而示人以吉凶如陽剛中正者最吉陰柔中正者次之或過剛不中或才弱志剛或處位不當或不中又不正或雖

正不中者皆凶凡此皆至理所在爻辭雖說人事推之天地其陰陽剛柔之變化要亦不能外使天地越乎中正則造化之息久矣故合而言之曰三極之道也

夫子明說六爻之動是每爻之動即天下之動貞夫一與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及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之動字一樣指人事之變動作為也虛齋以剛柔變化為動故辨雖詳而義則晦矣

此章首言繫辭焉以明吉凶末言君子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則章內皆指卦爻辭無疑而六爻之動即此動字也

易之序即三極之道中正是也中正貫天下之道人能隨時處中而不失其正是何等次第孔子聖之時即義理之次第而易之序也

卦爻之才有得失辭則繫以吉凶有小疵辭則繫以悔吝才能補過則係以无咎爻位有貴賤辭則列之卦有大小辭則齊之凡辭之所辨或吉或凶有方動而未形之端焉是謂介也聖人於此辨之者為民憂之也人能於此憂之可無悔吝而得吉矣此哲人知幾之事也其次莫若知過能改故聖人繫以悔者欲人動其補過之心也能悔而補過可以无咎而不至於凶矣此志士勵行守之於為也

易與天地準

天地之道陰陽二氣之屈伸消長耳易之為書則與天地準蓋因屈伸消長之機而為進退存亡之道故氣化之屈伸消長或有愆忒亢伏焉易則以人事彌縫之或有舛錯不齊焉易則以人事條理之是易之書為能彌綸天地之道而與天地準也聖人作易之妙如此夫豈無所自哉由其仰觀俯察而知幽明之故所以幽明者一陰陽之屈伸消長也原死反終而知人物死生之說所以死生者一陰陽之屈伸消長也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而知鬼神之情狀鬼神情狀一陰陽之屈伸消長也由其知此故能作易以

彌綸天地之道而與天地準也聖人豈直知之而已乎蓋其行之於身而為進退存亡一陰陽之屈伸消長也與天地何相悖乎天下之物好惡殊途趨舍異向萬有不齊而知足以周之天下之民南北殊風東西異俗情至不一而道足以濟之何過差乎要皆明夫陰陽之屈伸消長也此乃順夫氣化之常也至于氣化之變聖人又能旁行用權而不止於流焉常也變也達而在上然也至於窮而在下則於莫之為而為之天而能樂之莫之致而致之命而能安之又何憂乎凡此常也變也窮也達也素位而行隨寓而安而濟人利物之心則無往而不在焉是能愛也不但

此也天地之化往過來續滔滔不窮聖人則範圍之而不使之過萬物之生洪纖高下種種不齊聖人則曲成之而不使之遺由其通知晝夜之道與夫屈伸消長之機循環迭至之妙蓋能洞燭而默契之矣所謂知天地之化育者也故在天地陰陽不測之神本無方也而聖人之神亦無方焉天地陰陽變易之道本無體也而聖人之易亦無體焉至此天地即聖人聖人即天地而陰陽造化之功不在造化而在聖人矣嗚呼神哉

一陰一陽之謂道

夫天地間一氣也氣有陰陽之兩端焉凡氣溫而煖者陽

也涼而冷者陰也溫煖者能發散其性動陽之為也涼冷者能收斂其性靜陰之為也是陰陽者氣也動靜者氣之機也方陽而動而陰靜之機已伏未嘗偏倚於陽方靜而陰而陽動之機已兆未嘗偏倚於陰不偏倚者道之體也陽動適當而一陰繼之陽未嘗太過而陰未嘗不及陰靜適當而一陽繼之陰未嘗太過而陽未嘗不及無過不及者道之用也道者理之當然中而已矣中有體用故道有體用無體不立神故能化也無用不行化推夫神也神化兩立體用無該此道所以得名也陰靜已極而陽動繼之為元為亨誠之通也陽動已極而陰靜繼之為利為貞誠

之復也極者恰好的當至此方極否則未也盡善盡美之意非亢極之極乃皇極之極也誠通誠復而為元亨利貞非善而何文言曰元者善之長則四德亦可以善言矣夫天道之元亨所以始通乎物也其利貞所以遂成乎物也物既成則天之元亨利貞者而為物之仁義禮智具之于心而為性矣夫天之生物無不以元亨利貞之善則物之有生無不具仁義禮智之性善性雖同而氣稟則異固有仁厚有餘而智識不足者此質雖純而氣欠清行之過者也故其所見偏于仁以為道止在仁而不知仁之外尤有智也有智識有餘而仁厚不足者此氣雖清而質欠純知

之過者也故其所見偏於智而以道止於智而不知智之外尤有仁也此氣質之美賢智之過而不能無偏故於道不見其全蓋十之一二也此外則皆凡民矣凡民則氣濁而不清質駁而不純道固不離於日用而凡民亦不能不用但行不著習不察而不能知行此道者十蓋八九矣此愚不肖之不及者也夫賢知之過既不能知此道之全而愚不肖之不及又不知所謂道此能知行此道者所以少其人也能知行此道而極其至者其惟天地聖人乎以天地言之一陽之動而為元為亨者顯諸仁也一陰之靜而為利為貞者藏諸用也顯仁所以鼓萬物之出機而聖

人之仁禮亦猶是也藏用所以鼓萬物之入機而聖人之義智亦猶是也在天地則無心而成化而聖人則有心而無為有心則有憂矣無心則無憂矣此天地所以不與聖人同憂也憂之有無雖不同而成德大業之至無不同天地之顯諸仁者盛德之至也藏諸用者大業之至也仁者生物之功德之發也故顯仁為盛德之至用者機緘之妙業之本也故藏用為大業之至何謂大業生物無窮天地之大業也功被天下聖人之大業也運行不息天地之盛德也終始日新聖人之盛德也凡此何莫不由能盡斯道之全中未耶學者有志於希聖希天亦惟盡心於此焉而

而已先儒說來說去你說我說畢竟太極不知何物

●生生之謂易

此承上文陰陽動靜而言夫陰靜之極而生陽陽動之極而生陰而陰陽動靜生生不已者則謂之易也易者交互代換之名而陰陽交換所以為易也夫陰陽換易本於乾坤乾之職成象者也陽倡乎陰也坤之職效法者也陰從乎陽也而成象效法萬古如此豈有止息乎此易之理見於天地者然也至若易之為書若極六八七九之數則可以知來物之吉凶悔吝矣此則謂之占也占事之變隨其所值而因以通之則可成天下之亹亹而定天下之業矣

此則謂之事也凡陰陽動靜之在天地在易卦其往來變化之妙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非神其能若是乎

兩在者陰在陽中陽在陰中不偏倚於陰陽故曰兩在其不偏倚者即所謂道也非道另是一物既在陽又在陰如語類只這一箇物事走來走去之說方其陽動而陰靜者已為之主方其陰靜而陽動者以為之根故靜而不偏不倚動而無過不及而道在是矣故濂溪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無而靜神也亦此意不測是人不可測度他神無方故不可測度神在天在人要不一中字中乃道也

夫易廣矣太矣

夫易之道廣矣太矣何以言之以言乎推而遠之則無遠不到而不可遏也以言乎歛而近之則至靜無感而無所偏也以言乎天地間之理則無有不備者矣此易道之廣大有如此此豈無所本乎本於乾坤二卦也夫乾天之性情也當其靜也專一不二及其動也直遂莫遏坤者地之性情也當其靜也翕合凝固及其動也發散無餘夫專也翕也遏之靜而正也直也闢也遠之不可禦也乾之專直其道大矣易道之大生於此也坤之翕闢其道廣矣易道之廣生於此也此易道之所以廣大也易道廣大在於乾

言易卷四
坤則廣大配天地矣既配天地則其間卦爻之變通配四
時矣卦爻所陳陰陽之義配日月矣卦爻所具之善皆易
簡之善配天地之至德矣言乎天地間之理無不備於易
者不於此而可見矣

大抵天地間之理不外於易簡乾之靜專動直易也坤之
靜翕動闢簡也人能法乾坤之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
地生萬物不外於易簡人之幹萬事豈可外於易簡乎四
時迭運日月錯行皆天地易簡中事人之作止語默適夫
時愛憎取舍當其可皆人道易簡中事也細玩上章易簡
而天下之理得此又云易簡之善配至德然必先言乾之

靜專動直即易也坤之靜翕動闢即簡也此理人多未喻
在人即大本達道也人能致中以立其體即乾坤之專翕
也致和以達其用即乾坤之直闢也乃在人之易簡也此
易簡所以盡天下之理而可以配天地之至德矣象山云
易簡工夫終遠大支離事業竟浮沉即此意也

易其至矣乎

凡經傳所謂德者不必皆作行道不得且如脩德明德三
達德大小德尊德性諸德字豈可作行道有得乎以其得
於天而具於心故謂之德則此德字正指明德德性而言
即下文之成性也崇者尊敬奉持之意即中庸之尊德性

致廣大極高明即崇德也禮是天理之節文凡循理而行而有節文者皆理也禮自德性中出即下文之道義也然此禮字當作活字看與知字一般凡事遵禮法循規矩則自卑下志趣高明識見超邁則自尊崇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是智崇也知崇則德性高明遠大非崇德乎循禮法守規矩是禮卑也禮卑則口無擇言身無擇行遠有望而近不厭也非廣業乎夫極其高明者天也聖人之智崇則效天其崇德可謂至矣極其卑下者地也聖人之禮卑則法地其廣業可謂至矣夫天以高明覆幬而位乎上地以卑下持載而位乎下其中一陰一陽屈

俾往來交易變化而不窮矣聖人以智崇德于內效天之
高明也以禮廣業於外法地之卑下也則渾成之性常存
不失而道義由之而出矣蓋成性存者崇德之功而道義
出者廣業之本也今按朱子以知崇為窮理而先儒從之
虛坐亦以為然反覆夫子之旨無所謂窮理者其道義即
所謂理也必成性存存則道義由之而出是從成性中出
也何待於外求如朱子格致之說乎孟子曰萬物皆備於
我矣是夫子成性之旨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夫子存
存道義出之旨也孔孟只欲自內做出外朱子只欲自外
做入內此朱子所以支離而孔孟所以易簡也象山譏之

曰易簡工夫終遠大支離事業竟浮沉信哉竊謂朱子之意以為自內做出乃生知之聖若學知以下不自外做入則高者淪于空虛下者安于卑近故凡於經傳自內做出者務要解從自外做入如貞固幹事及此知崇并一貫明誠之類謂不先致知格物則為無頭問學必欲盡窮天不之理然後意誠心正而身脩此朱學一定之家法也愚則謂生知之聖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不待自內做出孟子所謂由仁義行也若學知以下不自內做出則支離駁雜口耳皮膚雖曰從事於學而何益於得哉今之俗學可驗矣故欲學聖賢者必先操存涵養省察克治然後

講求經傳傳通古今以培養之庶幾內外並進德崇業廣而得聖學之正傳矣愚故於凡自內做出者不敢蹈襲而釐正之如此有志之士必能諒予者焉

參伍以變錯縱其數

示

參伍以變四句當依平庵項氏為當謂凡占之法有數有變每爻三揲為三變每揲有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象并閏為五小變此參伍以變也三揲之奇分而計之則得三少三多一少兩多一多兩少之數去三揲之奇以兩手正策合而計之得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此錯綜其數也錯謂分而間之綜謂合而總之此兩句止為一爻之法通

六爻之變得十有八遂成初二三四五上以成剛柔相雜之文極六爻之數得七八九六遂定重單交拆以為內外兩卦之象此兩句乃成卦之法此解甚明白於夫子字字俱有下落虛坐疑而不敢質為本義諱也

或曰子嘗以形而上為道謂當未形之前俱屬之道形而下為器謂自有形之後乃屬器質作前後看不作離合看此於卦爻陰陽之義何所當也曰方分卦揲歸參伍錯綜之時此即一陰一陽往來屈伸之妙而未有卦爻剛柔之形質也但可謂之道至於通三揲之後極七八九六之數以成剛柔老少之文以定八卦六爻之象始有卦爻剛柔

之形質矣此則謂之器也

乾坤其易之蘊耶

乾坤乃陰陽奇偶二畫陰陽奇偶二畫其變化交易之蘊蓄也耶二畫成列而變化交易立乎其中矣二畫不立則變化交易不見變化交易不見二畫雖立亦何所用哉故變化交易者道也二畫方行而未形者也乾坤二畫者器也二畫已立而有形者也人能因其變化交易之自然而裁制之謂之變因其變化交易之自然而推行之謂之通因其變通之自然卒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夫事業者器也象者器之方見者也器者象之已成者也故聖人

有以見天下之賾賾即器也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故
謂之象有象斯有器有器斯有動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
非徒動也而有道以存乎其間故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
典禮即道也繫辭焉以斷其吉凶夫聖人以卦極天下之
賾賾之象因卦以著也以詞鼓天下之動動之詞因爻而
係也極其賾鼓其動蓋欲使人化裁推行以成事業而已
化裁推行以成事業非神而明之不可神而明之則在乎
人在人豈假聲音造作乎哉在乎默而成之不言而信默
成不言不在乎他在乎德行而已德行者何退藏於密齋
戒以神明其德是也能神明其德則能神明夫變通能神

明夫變通則於事業也何有是變通者形而上之道也事業者形而下之器也道非器不著器非道不成道豈可以他求哉求諸吾心之神明而已矣

依朱子虛竺之說倡道是一箇一定物事却須裁行措處他殊不知裁行措處便是道故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蓋隨時變易即道之所在非隨時之外另有道以從之也

卦爻既具形質既成而往來屈伸之妙亦即具於其中此未形之道因器以著乃天道之本然也因而化裁推行舉而措之事業此已形之器因道而成則又人事之當然也變通在乎神明神明在乎默成默成本於德行德行者退

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不大聲以色皆心中實理發見
是默成夫神明也然此非平素洗心齋戒以神明其德而
有德行者不能

蓮谷先生讀易索隱繫辭上傳卷之五

蓮谷先生讀易索隱繫辭下傳卷之六

門生徐啓

吳御校

姪洪一鵬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八卦既畫則乾坤艮巽震離坎兌之象具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卦卦之三百八十四爻備矣卦爻既備則凡陽卦陽爻為主者皆剛推乎柔陰卦陰爻為主者皆柔推乎剛是剛柔相推而變可見矣聖人因其如此而皆繫之辭以命其吉凶則占者值之而可因之以趨避焉而動在其中

矣夫吉凶悔吝動然後有人之於動可不慎乎故卦爻之剛柔一定而不可易立本者也剛柔相推天道則然人可不因之以變通乎當剛則剛當柔則柔隨時變易以從道乃變通也能變通則有得而無失有吉而無凶矣然吉凶二者有時相勝而正者則常勝也獨不觀諸天道乎天地以易簡之正理示人亦有不易簡之時然易簡正而勝者也日月以代明之正理示人亦有不明之時然代明正而勝者也天下之動吉凶悔吝至不一也而正勝則一也人之於動可不慎乎然欲慎動亦惟法乾坤易簡之正理焉耳故乾確然示人易矣故坤隤然示人簡矣凡爻之陰陽

奇耦則皆効乎此也凡卦之陰陽消息則皆像乎此也卦
爻之屬乾坤者皆有易簡之理故揲著求卦而值當動之
爻於著卦之中即有吉凶之應見於著卦之外人能變通
趨時則能法乾坤之易簡有吉無凶而功業可立矣是何
也良由聖人以易簡之理發揮於爻詞象詞之間而示人
以趨避之情也且天地之所以易簡者以生生為德耳聖
人能體天地易簡之理而無其位亦無以成其能故聖人
之大寶曰位而守位在仁然民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故
欲聚人必先理財要必生財有大道以理夫財然不正辭
則有無名之征橫斂之擾非所以理財也不禁民為非則

有爭奪之患凌暴之非亦非所以理則也正辭禁非則各安其分各得其所而民可聚矣不曰義而何哉天地之所以易簡者曰生聖人體天地之易簡者曰仁然天地生之於春夏必止之以秋冬不止則過而不繼聖人育萬民以仁而必止之以義不正則壅而不流此天地之所以貞觀而聖人之所以貞夫一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

剛柔是說卦爻之剛柔如乾則純剛坤則純柔泰則剛內柔外否則柔內剛外之類爻則初三五之位為剛二四六之位為柔之類是皆一定而不可易故曰立本立本猶言

為主或以剛為主或以柔為主即卦之主爻之主之意若
變通則以占者之舉動言蓋聖人因卦爻之剛柔一定而
繫以辭固有變通之道在其中矣占者但因其所示而動
為馬是能變通者也蓋聖人示人以變通欲其趨時也人
能變通則亦能趨時矣蓋剛柔為主者時也或剛以濟柔
柔以濟剛或當剛則剛當柔則柔變通以趨時也貞勝言
貞則必勝不貞則不勝固有君子正而凶者亦有小人不
正而吉者天下後世夫嘗以君子為負小人為勝何也正
勝故也天地之道固以易簡示人亦有不易簡之時如寒
暑生成之不得其正然而易簡則其正而勝者也如日月

之照臨固以明為正也亦有不明之時如薄蝕覆霍之類
然其明則正而勝者也天下之動吉凶悔吝千態萬狀至
不一也然而正勝則一而已矣欲正勝者亦惟法乾坤之
易簡焉耳乾坤之所以為易簡者本於生聖人法乾坤之
易簡者本於仁義則仁之制者也人能主之以仁而裁之
以義則能法乾坤之易簡其於天下之動可以正勝而吉
無不利矣

公冶長之在縲紲君子固有正而凶者也然而非其罪者
夫子以其子妻之則正而勝者也孔子之厄於陳蔡伐木
於宋削迹於衛畏於匡非正而凶者乎夷齊之餓首陽回

之夭憲之貧閔之窮亦正而凶者也季氏不義之富貴景公千駟之富盜跖之壽王孫賈之權固有不正而吉者矣天下後世未嘗以孔顏輩為負跖賈輩為勝是貞終勝也夫天下之動不一而正勝則一欲正勝者亦惟法乾坤之易簡耳夫乾確然健而示人易矣夫坤隤然易而示人簡矣故凡爻之陽而属乾者皆倣夫健而易者也爻之陰而坤者皆倣順而簡者也卦之陽而乾象者皆倣夫健而易者也卦之陰而坤象者皆倣夫順而簡者也人之揲蓍求卦而爻象動於先隨有或吉或凶見於後蓋能法乾坤之易簡則吉而無凶不能法乾坤之易簡則凶而無吉也故

人欲建功立業有吉無凶亦惟變通以趨時焉耳變通趨時正欲法乾坤之易簡也蓋爻象陰陽之動者時也法乾坤之易簡變通以趨時也聖人之情欲人變通以趨時故繫辭以示人人之欲變通趨時以成功業亦惟于聖人所繫之辭而玩之耳蓋聖人於卦於爻凡言利言吉言无咎者皆能法乾坤之易簡者也凡言不利言凶言悔吝者皆不能法乾坤之易簡者也乾坤之易簡要不出生生之大德耳在聖人則仁是也然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而仁不行故大寶在位而守位在仁然欲施仁必先理財蓋財者民之心民者國之本其心傷則其本傷故欲聚人必先理

財然非正辭禁非則強凌衆暴起而爭奪仁亦壅而不流
矣故當裁之以義正辭禁非乃裁之以義也人能育之以
仁而裁之以義法乾坤易簡之德又豈外於此哉

謂之勝亦有相勝負之意但曰貞勝則正者常勝也下文
貞觀貞明貞一皆含勝字意聖筆省文之法也若以凶勝
吉亦為正而常則人之趨凶者亦正理之所在何必避之
盖陰陽消長者乃天道之當然理之常者也若人不明陰
陽消長之理以為進退存亡之道則有凶無吉必矣是吉
凶乃人事得失之符可以趨避非若二氣消長出於天道
而不可以人力為也今以吉凶為正理之常常相勝而不

已是以天道言而不以人事言矣使吉凶果出於天道之一定而不係於人事則聖人烏得繫辭示人而使之趨避哉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神明即鬼神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故曰神明德者健順是也曰動曰陷曰止健之為也曰入曰應曰說順之為也天地間不過陰陽陰陽之德不過此八者萬物皆生於陽而成於陰故萬物之情亦不過此八者神明之德莫非自然萬物之情則有當然不當然耳

易曰憧憧往來

夫子之意蓋謂人於天下之事固不能無往來但不必思慮若是其忙亂憧憧然也天下之事千岐萬轍其塗殊也而同歸於吾心千條百緒其慮百也然一本於吾心心若能主靜而虛自能物來順應而物各賦物矣何必思慮若是其憧憧然哉獨不觀諸天道乎日月寒暑之往來自往來耳何嘗有意於往來蓋往即屈而靜也來即伸而動也是其一動一靜而無所謂憧憧者而明生歲成利由是而自生焉又不觀諸物理乎尺蠖之屈亦自屈耳而可以求伸焉龍蛇之蟄亦自蟄耳而可以存身焉所以屈者其體也伸者其用也伸固不可以憧憧而屈尤不可以憧憧是能

虛中無我而主靜矣主靜則事豫吾內可以求利吾外事
豫吾內則能見幾精義而至入於神矣豫者悅豫安閑之
意明道所謂定也定則明明則應故能見幾精義而至於
入神也既能精義則可以利用利用則身安而德滋素利
乎外致養乎內也過此以往積之之久則未之或知至於
窮天地之神契造化之妙乃德盛自致非思慮所能強矣
然則人可不虛中無我以主靜乎哉此夫子之心學因九
四爻辭而發即論語之一貫而為夫子之道者也學者欲
學夫子宜於是而盡心焉屈伸相感相承皆作屈以感伸
伸以感屈殊失夫子之旨蓋夫子之意是說日月寒暑自

相感應非交相感應也日月寒暑往來只言其往來之無
思慮耳非以往來為感應也相推者亦是循環推轉之意
非日往推出月來月往推出日來寒暑亦然謂之相感者
如自卯至酉日將往而為夜矣月則感日之往而來而明
於夜自戌至寅月將往而為晝矣日自感月之往而來而
明於晝自秋至冬寒將往矣暑則感寒之往而來而為春
為夏自春至夏暑將往矣寒則感暑之往而來而為秋為
冬是所謂屈伸相感者然也若作交相感則尺蠖龍蛇之
屈伸蟄存亦可以交相感乎其不通也明矣觀夫子於日
月寒暑尺蠖龍蛇不先言未伸而先言往屈明是屈則能

感伸也重在屈上來伸固不可多思慮而往屈尤不可有思慮也蓋往屈其體而來伸其用體立而後用行此即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靜專則不能直遂之意精義入神利用安身以至窮神知化皆往屈後來伸之効蓋夫子章首已先言何思何慮殊途同歸一致百慮則往屈之意已明故不復言而但言其來伸之効驗如此也

凡先儒於書解不通處必以自然之理作轉語畢竟自然之理是何物也

若以往來為感應是屈伸即感應也下文曰尺蠖之屈以求伸將解作尺蠖之感以求應乎不成文理矣往來即感

應則屈伸即感應矣不容心於往來即不容心於屈伸矣
不容心於屈伸即不容心於感應矣而夫子曰屈伸相感
何也而本義以為屈以感伸伸以感屈何也感應之理出
於自然言有感必有應理之自然也應接一順其自然之
理是順其必應之理不知此理是何理也不知就以感應
為理不知是感應之外仍有理

九四之病全在憧憧不在往來往來即屈伸屈伸即動靜
往而屈者靜也來而伸者動也大旨是說人心能寂然不
動則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伊川所謂虛中無我明道
所謂定則明也蓋人于動靜之際能虛中無我則無所謂

憧憧矣故吉且悔亡朋從爾思者言所思之朋從爾能應
不思者不從言不能應也應者我應非人應也

感應是物來感而我往應猶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感
者感也通者應也夫子訓往來作屈伸未嘗解作感應言
屈必能伸伸必由於屈故云屈伸相感也蓋日往之前月
嘗屈矣故月感日之往而來月往之前日嘗屈矣故日感
月之往而來來乃伸也所謂屈伸相感也言屈則能感伸
也

日月寒暑是二物似可以交相感言若吾身之內外乃一
物也而亦以交相感言此何理也

虛齊以義為內用為外事為外德為內是也必泥本義以
為屈伸交相感不知自覺其交相感抑人見其交相感乎
支離牽繞有如此

在我自感應可以無容心若我感彼應而不容心而聽其
自然則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與堯舜帥天下以仁
而民從之者一也何必是堯而非桀耶

程子謂天地間只是一箇感應亦是我自感應非我感而
彼應也如陰感陽倡而和之陽感陰和而遂之有感則有
應無感則無應張子所謂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
變化之客形耳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

感耳客感客形無感無形即此理也蓋在我之感在我之
應而先有心則為意必則為將迎不能廓然太公矣焉能
物來順應乎淮南子曰東面而望不覩西牆南面而望不
見北方惟無所向者則無所不通知此則知感應之說而
得周孔之旨矣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

殷之末世易道中微文王演易易道復興蓋其遭焚里之
囚當憂患之際故其辭危欲人以危惧之心而處憂患也
人能以危惧而處憂患可使安平而免於憂患若以慢易
之心處之必至傾覆而憂患有所不免矣故其所係之詞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正欲人以危懼處之慎終如始其要在於无咎雖處憂患而不至於傾覆也夫乾天下之至健也自高臨下何險如之聖人之乾亦猶是也故其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由下趨上何阻如之聖人之坤亦猶是也故其德行恒簡以知阻易而知險簡而知阻則能以危懼處憂患而不陷於險不困於阻矣斯理也能悅諸心而心與理會能研諸慮而事因慮審此其所以能定天下之吉凶而吉凶可以前知成天下之亹亹而功業可以建立然其定吉凶而成事業要之本於天道人事中來也故於天道之屈伸消長人事之進退存亡象之可

以知噐而裁成輔相將順匡救莫不盡善此其成天下之
臺臺也吉事有祥凶事可知故於天道之禎祥妖孽人事之
之是非得失占之可以知來而國家之廢興存亡人事之
成敗利鈍莫不前知此其能定天下之吉凶也故天地雖
設位於上下而有所不能聖人則能成其能焉至若百姓
則由之而不知矣故聖人立教使詢謀僉同而謀之人復
立為卜筮而謀之鬼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謀及卜筮者也若然則百姓雖不能如聖人之知噐知未
而定吉凶成臺臺亦可與聖人之能矣此其作易而為天
下後世慮者何其至哉

變化是造化之屈伸消長云為是人事之進退存亡吉事有祥在造化為禎祥休徵之類在人事為令聞善政之類象事知畧因變化而裁成輔相因云為而將順匡救此所以能成天下之亹亹也占事知來因禎祥而知國家將興之類因所試而知所譽之類吉事知來則凶事知來不待言矣此其所以能定天下之吉凶也

和順於道德

梁氏之說甚好易書之作也其規模之大有以貫三才之道而無所乖戾焉此其所以和順於道德也其條理之密有以辨事物之宜而無所述謬焉此其所以理于義也蓋

道德者義之統體義者道德之發用乃離合會之也至于萬物之宜萬事之變易皆有以覈之非所以窮天下之理乎大而人倫小而一物易皆有以處之非所以盡人物之性乎然曰理曰性皆天道也而易能窮之盡之以合於天道之自然又非所以至於命者乎蓋理性者天命之散見天命者理性之本原其始窮之盡之功猶人也其終合乎天道則人而天矣是又以淺深而言也此說无以易矣

蓮谷先生讀易索隱繫辭下傳卷之六終